



山河颂

克非著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山 河 颂

克 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4.75 字数 530,000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151 定价：1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山河颂》为《必由之路》的第二部，其第一部是《春潮急》。

这部小说以一九五七年春天到秋天，川西北山乡高级合作化初期一段生活为背景，通过对一个区委会日常工作的描写，展示了当时农村错综复杂的斗争画面，细致地刻画出了一群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的形象，记录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、苦恼和欢乐，挫折和成功，以及在革命道路上逐步成长或个别人物丑恶灵魂大暴露的情况。

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仍保持《春潮急》的风格，清新幽默；故事朴实，却妙趣横生；语言活泼、描绘细腻；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

春天。

临近“清明”，一年一度为期六七天的寒潮，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发，经蒙古高原，翻越巍峨的秦岭山脉，猛烈地袭击着川西北辽阔的山乡。正是所谓冻桐花的时节。

早晨，寒冷的西北风，带着山坡上桐子花郁浓的香味，阵阵拂人脸面。柳永凤背着行李，辞别热情的主人，走出金桥乡人民委员会的大门，满怀兴奋，踏上了一条蜿蜒在丘陵上的石板路。

归程八十华里，没得车辆，今天只有步行了。

步行正安逸。离开亲爱的农村，好几个月啦！而今又回到了这广阔的天地，看看郁郁葱葱的青山，闻闻清新潮润的空气，听听四野春耕时节特有的喧闹，中共永兴区区委书记柳永凤，说不出的舒坦，心底油然升起一种恨不得立即奔回区委投入工作的渴望。

柳永凤，这位周年四季都穿着深灰色列宁服的女同志，勉强算得我们的熟人了。在《春潮急》里，她曾经露过几次面，读者也许还没忘记，那会儿她刚好二十五岁，正担任着太平乡的总支书记：宽厚，温和，沉静，不喜欢多言多语；由于工作忙，经常熬夜，端正的脸面，稍微有点儿清瘦。现在，时间过去两年，她的穿著，她的神态，半点儿也没啥改变。看起来，倒是使人觉得越发年轻啦！瓜子型的脸，颜色红润，两个面颊，又象一九五〇年冬天，她在永兴区，担任区农民协会妇女委员时候那样丰满了。因为这半年工夫，柳永凤在地委党校学习。作为党校的一名学员，既要听课、读书、讨论，还须参加社会活动，固然很忙，比起作乡总支书记那个时候，毕竟轻松多啦！

地委党校前天就举行结业典礼，柳永凤本来可以去公园门口群众运输社，买一张马车票，直接回县上。临时她改变主意，翻越党校背后的黄土山梁，插小路到了金桥乡。金桥是全专区有名的先进单位，合作化后，农田水利搞得非常出色。金桥乡的党委^①书记，那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是柳永凤在党校很要好的同学，就是她邀约柳永凤一道去的。一天多时间的参观，柳永凤学到了许多东西，对自己区里即将开始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，更加有了信心。

晌午时候，柳永凤走完漫长的石板路，下了延绵起伏的山岗，沿着县城方向流来的昌河，进入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。

川西北丘陵地区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谷，风光都很优美。这儿也不例外：顺着山势，顺着河流，弯来拐去的坝子上，平平坦坦，道路宽广，水渠纵横，人烟稠密，到处有高大的香樟，挺拔的银杏，密茂的竹林。寒潮侵袭，春色更浓，极目四

^① 乡党委——五十年代中期原为总支，后来逐渐都改为党委了。

望，一片碧绿，三三两两被竹木半遮半掩的房舍，象浮在大水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小岛。田里，胡豆快要成熟，油菜结满了荚子，小麦正在抽穗，大麦已经扬花，开着蓝花、红花、白花的苕子，则象一方方美丽的地毯。庄稼茂长，万物争妍，一派说不完的欣欣向荣景象。

一九五七年的春耕繁忙季节，早已随着南国春燕，来到这肥沃的冲积平坝上。河边，最能显示那个时候川西北田园风光的筒车，咿咿呀呀，自个儿旋转不息，把千里岷山的积雪化成的绿水，从野鸭成群的昌河里提上来，经过长长的独木笕槽，缓缓送入一些刚拔去苕子苗的板田；播种的早稻，已经露芽晾水，守卫在田边的孩子们，扬着弹弓，摇着响竹，不时向来偷袭的麻雀，发出战斗的尖叫；农业社的红旗，在绿色的原野上空，迎风呼呼飘荡，大群大队的男女社员，正忙着做中稻秧母田，抢运干粪下地，歌声、水声、笑声、说话声，以及短促有力的斥牛声，此起彼落，使得几十里长的河谷，成了繁华的世界。

庄稼人出身的柳永凤，一踏进这样的世界，好似鱼儿到了广阔的埝塘一般，畅快极了！她一边贪婪地饱赏这秀丽的河谷风光，一边快步前行。

突突突，背后响起一个巨大的声音，柳永凤回头一看，有辆崭新的拖拉机，仿佛一头火红的巨狮，从专区所在地的方向，猛驰而来，震得脚下地皮都在发颤。她忙闪在一旁让路，同时停下观看。和自己县里许多农民一样，迄今为止，柳永凤还没有见过几部这种不吃草料就可以耕田的铁家伙哩！

拖拉机开到柳永凤面前，突然刹住了。

拖拉机手朝柳永凤问：“同志！有针线啵？”柳永凤说：“有。做啥子？”驾驶室里另一个人伸出脑壳来：“口袋漏啦！请

借给我们补一补。”拖拉机手说：“我们有一袋很珍贵的稻种，专区农场新培育出来的，叫我们带回县里去试种。才将不晓得哪个搞的，几抖几抖，口袋弄破了。”一边跳下拖拉机来接针线。柳永凤迎上去，从自家帆布挎包内掏出针线盒，见拖拉机手满手油渍，说：“我帮你们补。口袋在哪儿？”拖拉机手高兴得一笑：“你同志太好啦！”驾驶室里那人说：“同志，莫劳烦。我会弄。”伸出手来要针线。拖拉机手笑道：“你个耍笔杆子的人，这上头恐怕笨手笨脚。”一把从那人身边将胀鼓鼓的麻布口袋拖了出来。

柳永凤一边补口袋，一边打量拖拉机手。这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，没穿工作服，上身是件很不合体的半旧的军棉袄，下面是条普通的蓝布裤，颈项上胡乱缠着一条红围巾，模样很灵秀，两个照得见人影的黑眼睛，带着一股天真调皮的笑意。柳永凤觉得好生面熟，一时却想不起她的名字和工作单位。再看驾驶室里那位，也是女同志，年纪同样不大，约莫二十四五，穿著朴素，衣衫裤子都显得发旧，但从那新颖的发式，以及颈项上一条苹果绿的纱巾，柳永凤认出她是大城市来的人。

口袋裂缝不长，十来针就补好了。

拖拉机手向柳永凤说了几句感谢话，问：“同志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柳永凤收拾着针线：“今天从金桥乡动的身，大约半下午就可以拢县上了！”拖拉机手肃然起敬：“啊哟！你是从金桥来的呀！那地方棒得很，我们全专区顶呱呱，报纸上隔不久登一大版。我有个同学在那边搞农技工作，时常给我写信，真把我羡慕死啦！连做梦都想跑去看看。要不是隔了县，我早要求调到那儿去啦！”柳永凤说：“金桥的工作就是搞得出色，不光水利建设漂亮，农业社尤其办得出众，全乡十多个高级

社，个个红火！”那位围苹果绿纱巾的女同志，听得高兴，忙问：“你们说的这个金桥，在哪个区？等几天我也去看看，要合适，我就在那儿住下来。”拖拉机手笑道：“才给你说了，没在我们这个县呢！要去，你快回成都另外换个介绍信来。我看你，这山望到那山高，说起哪儿都新鲜。其实，我们县里也不错，光我们那个永兴区，遍地都是好材料，你买十杆笔来也写不完。”那位女同志说：“要没好材料，就把你写进剧本去，写成个丑姑娘，半年不梳头，鼻涕拖起两丈长。”拖拉机手说：“那样才好哩！等你写完了，我还要上台去演呢！出场我就说，诸位观众切莫笑，我黄毛丫头本来长得乖，是我们那位剧作家脱离工农兵，把我歪曲成这个样儿的。她写剧本很特别，面前总要摆个大镜子，不知不觉把她自己的样儿，加在我身上啦！”没说完，笑得弯了腰，连柳永凤也笑了。拖拉机手又问柳永凤：“我猜你同志，要到我们县上去传经送宝吧！对不对？”柳永凤说：“不是，我学习完了，这阵回县上去。”拖拉机手说：“那请上车，我们一路走，多一个人热闹些。”柳永凤说：“不啦！我自家走吧！我喜悦走路。”拖拉机手做了个不以为然的表情：“哈！莫看不起！你仔细看看，这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自家造的呢！牌号‘东方红’，比县农场那架苏联货高级多了！今天能够碰上坐一坐，算你运气好，还摆啥名堂架子哟！”不由分说，把柳永凤的行李卷扯过去，抛进驾驶室。

拖拉机又向前开动了。

柳永凤打心里喜欢这位热情直率的姑娘，问她：“这拖拉机是专区分配给我们县的吗？”拖拉机手说：“嗯哪！县委青剑同志专门派我去开回来的。还叫我趁便接个同志回县，不巧，那个同志前天就回来了。要不，还搭不上你呢，驾驶室里挤不

下嘛！”柳永凤又问：“你是县农场的拖拉机手吗？”心头却在想，县农场也去过几次，哪个没见过这个人呢？姑娘说：“我哪配称得上拖拉机手啊！搞这玩艺儿，我是业余，跟我爸爸学了没有三天。他才是干这门的，在专区拖拉机站。”柳永凤再问：“你叫啥名字？”姑娘说：“我么，华秀英。”柳永凤一下记起来：“唔！你在县农技站工作吧？怪不得好面熟。”华秀英说：“原先在那儿，年前调到永兴区分站去了。”又转头用嘴巴指了指驾驶室的一角：“这位，你恐怕更认不得。她是个剧作家，成大剧院来的，要到我们县里深入生活。名字叫柯冰，又苛刻，又冷冰，可性情倒象一团火，热得烫人！”那位名叫柯冰的剧作家说：“认识没半天，嘴巴就敢刻薄人，紧防我把你那两条刷把辫子，揪下来甩到河里去！”

三人同时一阵笑，拖拉机在平坦的路上跑得更欢。

华秀英把着方向盘，故意把身体摇来晃去，唱起一支明快的曲子。看得出，她是那种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还没经受过任何苦恼和挫折的女孩子。柯冰叫道：“又唱！又唱！这一路你还没唱够呀？”华秀英回头一笑：“好怪哟！真没见过，剧院来的人，反对人家唱歌！”柯冰说：“你答应我的事，还没完成哩！”华秀英问：“啥呀？”柯冰说：“不是讲好，向我介绍你们区里的情况吗？才将只开个头就断了，现在继续谈吧！”华秀英调皮地笑道：“遵命！”敛敛神，又补充说：“我去永兴区不过三四个月，只晓得些皮毛。许多事情，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恐怕说不全呢！”柯冰说：“莫谦逊，随便谈吧！果真象你早晨吹的那样，我就决心跟你到永兴去。”

旁边，柳永凤早留神起来。永兴区，这正是她工作的地方呀！只听华秀英说道：“不是故意说来香你，我们那个区，确实

美得很，任随走到哪儿，都一派山青水秀，比你们成都那几个大公园，漂亮多啦！有些山，峰尖笔挺，高得快拄齐天了！周年四季，被云雾遮得隐隐糊糊，连老鹰都只能在它半腰上飞。你到山上去，到处都有豹子、狗熊、野猪，花花绿绿的锦鸡，蹦蹦跳跳的黄鹿子。鹿子那鬼东西，又狡猾又愚蠢，被猎狗撵慌了，大白天也往平坝上窜，昨年冬天，有一头窜进我们区委会的院子，叫我们按住，打了一顿大牙祭。山上还有许多花，可惜你来迟了，如其早来个把月，包管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。牛奶子呵，救兵粮呵，刺梨子呵，野樱桃呵，没人管的杏子、李子呵，开得满山遍野，简直象花的海洋。野蜜蜂一群又一群，成团成堆，多得数也数不清，一走路，光听到嗡嗡嗡，嗡嗡嗡，有时候，积攒的蜜，都淌出崖缝来了！那些放牛娃娃，到了山上没事干，最爱去掏崖蜂蜜吃。大山里的一些农业社，还找崖蜂蜜当成一项副业哩！”柯冰听得怪有兴味，半信半疑：“看你差不多说成仙境啦！”华秀英说：“不信实吗算了！有些事，莫说你个成都坝子来的人，觉得稀奇，就是我们听了，也感到新鲜呢！比方，我们区委房子背后，有架山，名字叫浮山，孤零零，立冲冲，摆在小平坝上，活象一个大盆景，上头有很多豹子，时常跑下坝来逛荡，偷农民的猪吃。前年种小麦那阵，有天早晨，起大雾，一条大花豹带着两条小花豹，不晓得哪个搞的，窜到永兴镇街上去了，在十字街口大摇大摆游玩，把个卖豆芽的小贩，吓得惊鸣呐喊。一时满街的店户都齐声吆喝，豹子慌了，胡冲乱奔，撞进一家酱园铺，把人家的坛坛罐罐，缸缸钵钵，碰得满地乱滚。后来跑去几个民兵，舞起扁担，封门一顿饱打，打死了两条，还逮住一条活的呢！”柯冰先是很惊讶，听完后感叹说：“‘人言市中有虎’，都晓得是谎话。莫想到市

中有豹，在你们那里，却可能是事实。哈！这么看来，你们是人兽为群，混处而居啦！”华秀英掉头白她一眼：“死坏！不许牙巴糟！”剧作家一阵开怀大笑，用嘴指指柳永凤：“问问这位同志，我说的该对哈？”

柳永凤只浅浅一笑，没有回答。由于华秀英的提谈，离开永兴半年了的女区委书记，早沉浸在那熟悉的山林里了！眼前，她仿佛看见了莽莽的林海，听见了百鸟的鸣叫，嗅到了万花的芬芳；心头滚过一股又一股的暖流，身体随着拖拉机的抖动，不住摇摇晃晃，轻飘飘地，似乎要飞起来一般。真的，她象喝了醪糟，有点儿醉了！拖拉机呵，你为什么不长上翅膀？如果长上翅膀，柳永凤就可以快一些踏上永兴区的土地啦！

柳永凤从浮想里醒回来的时候，华秀英已经向柯冰介绍完永兴区的山水风物，在开始谈区上的情况了。女农业技术员，一面策动拖拉机飞速前进，一面说：“我们那儿，原先的区委书记叫张凡，听人家讲，好得很。可惜，去年上春，调到地委农村工作部作科长去了。现在的区委书记，名字叫柳永凤……”柯冰岔断问：“刘永孟？男的么？”华秀英笑道：“驴子耳朵，听三不听四。人家叫柳，永，凤！柳树的柳，凤凰的凤，你说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！”柯冰也笑了：“这么说，跟我们一样：半边天。其实，凤，应该是雄的，要‘凰’才是雌的。字典上解释得很清楚呢！”华秀英说：“字典是书呆子讲的，老百姓才不那样看。我们那儿有个凤凰沟，家里生个女娃娃，总喜欢取个凤字。年轻姑娘叫凤，大嫂子叫凤，连许多七老八十的大娘，也叫凤。啥子金凤、银凤、巧凤、满凤、彩凤、水凤、大风、小凤；真是凤鸟满山飞，弄得人怎么也分辨不清楚。那地方土质瘦薄，庄稼难种，解放前地主高租重押，农民拚死拚活，挣不到一碗米汤喝，都

想生个金凤凰，飞出穷山窝。我听人家说，我们柳永凤书记，也是那儿的人。”

柳永凤忍不住要发笑，问道：“你认识柳永凤啵？”华秀英摇摇脑壳：“不认识。我还没调永兴，她就到地委党校学习去了。才将给你讲过，县委青剑同志，叫我去开回这部拖拉机时，顺便接个人回县，就是说的她。她个要命的同志，害得我今天早晨，在党校，在城里，在城外，开着拖拉机到处寻，到处问。后来才晓得，她前天就走啦！你说恼人不恼人？回到区里，看我不捶她两拳头。”柳永凤想听华秀英对区委领导和工作的看法，故意没说明，只笑道：“她长有两支脚，自不然会回去的嘛！”

华秀英继续向柯冰介绍道：“柳永凤同志学习去后，区上主持工作的，是我们一位副书记，叫李世泉，三十岁多一点，人可好啦！很有威信，全区上上下下，没一个人不尊敬他。论工作，更是没谈头，顶细致，顶认真，又最稳当。全区啥子情况，都装在他肚皮里头，硬象个活账簿，任随哪方面，他全晓得明明白白。有回，跟县委副书记胡兴同志，谈区里一九五七年大春生产计划，我听他一连串背出七八个长长的数目字，连小数点、百分比都有。心头谙乎：恐怕不实在吧？谁知我后来帮他抄写书面材料，到区委办公室一查对，半点儿也不差。只可惜，他身体不大行，严重胃溃疡，痛起来，脸上汗珠子，大颗大颗往下掉，下乡时，帆布包里总带着几瓶药片片。县委几次安排人送他到专区医院去治疗，他都拒绝了，老说，管它的，没时间，拖一拖，也许自个儿会好呢！”

区委副书记李世泉，过去长时间里，是柳永凤的直接上级。他，当年曾以县委工作组长的身份，痛斥凤凰沟的封建思

想和旧的习惯势力，大力支持柳永凤，向压迫她的家庭，向刁泼顽恶的婆婆，面对面地干仗，使童养媳出身的小媳妇，永远摆脱泪水泡饭吃的生活，成了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。从这个起点开步走，又逐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领导干部。每当见到李世泉，柳永凤总容易记起解放初期民主革命时候，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。她打从心里尊敬他。每次听到人们称赞李世泉，柳永凤都由衷地感到高兴。欲待再听听华秀英，怎么进一步评价自己这位战友，姑娘却话锋一转，跳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了。

新说的一个人，是区委另一位副书记佟祥德。

“他这个人呀！要讲他的事迹，可以写成一本很厚的书。”在介绍完佟祥德的姓名和担任的职务以后，华秀英眉飞色舞地说，“名字响得很，全县四十八个乡镇，不论你走到哪个偏僻的山窝窝里，提起‘佟老英雄’四个字，连半桩子碎娃家都晓得。模样很象旧小说中描写的英雄，生得又高又大，手臂伸出来，有河边上那根桤木树粗。今年六十岁出头了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打霜下雪天，我们棉袄套棉袄，穿得肥滚滚，他半点儿不觉得冷，只穿件棉绒衣，外套一件单衫。力气大得惊人。真的，不哄你。我亲眼得见，昨年梨花村农业社一条半大的牛儿子，滚到一口露天茅坑里去了，他恰好走那儿过，弯下腰去，揪住牛角，啊嗨一声就扯了上来，惊得放牛娃舌头伸出一寸长。还有，那回永兴镇场口上一座石桥垮了……”

大约这类人物，容易引起文学作者关注吧。柯冰急急截住：“莫忙，莫忙！他眼睛长得咋个样？”

华秀英有点儿奇怪：“问这做啥？”

“你莫管。有神么，啥子样式？”

“没留神。我只觉得顶清亮，象个年轻人。”

“不错。胡子呢？他有胡子吗？”

“年纪那么大，哪个没胡子？”

“多长？”

“拖齐胸前了，漆黑。”

“好！鼻子啦？我猜顶端正，对不对？”

“有几个人鼻子是歪的？越问越稀奇！你这个人哟！……不爱跟你说得！尽扯白逗谎。”

华秀英认为柯冰在和她开玩笑，生了气，不说话了。佟祥德是姑娘极为尊敬的英雄，谈到这样令人可钦的老同志时，有人竟如此不严肃，如此胡乱呱呱，她不能不上火。

柯冰理解华秀英心情，笑一笑：“好！算我错了。你说说他怎么成为英雄的吧？”

年轻的姑娘，看来容易消气。三两句话的工夫，她又兴高彩烈地开口了，畅谈起佟祥德的英雄事迹。那是一九五〇年的初春，国民党三〇二师被我大军包围，走投无路下，逼迫宣布起义，驻扎在永兴区一带，听候我军派人整编。其中一个团，受匪特煽动，勾结全县许多土匪、恶霸、地头蛇、封建道会门头子，搞反革命武装暴乱，占领了县城和十多个乡镇，大肆焚掠。被我军回锋扫荡，举手击溃。残匪四处逃窜，有的合成小股，盘踞山林，恃险作恶。在县委领导下，军民一齐行动，经过三个来月的清剿，才陆续收拾干净。佟祥德是解放后最先挺身而出向阶级敌人斗争的农民之一，在那次剿匪运动中，他率领一支庄稼人组成的武装队，出生入死，连破好几个匪巢，建立了许多战功。有一天，光他一个人就夺得了敌人三挺机枪，活捉了二十多个匪徒。后来，专区召开的英模大会上，军

分区首长为了表彰他的功勋，奖给他一支卡宾枪，枪柄上刻着“赠给老英雄佟祥德”。他背上这杆枪，越发英气勃勃，那些地主、恶霸、反革命分子，更加怕他。

佟祥德的许多英雄行为，华秀英当然不是亲眼得见，全是听来的。她却讲得非常生动具体。这不是姑娘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而是那些神话般的故事，早在很多村庄家喻户晓了。

从剧院来的柯冰，听得睁大了眼睛。她怀着崇敬的心情，不住惊叹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”柳永凤坐在一旁，默默静听，心头更是说不出的激动。当年，她曾亲眼看见暴乱匪徒杀人放火，并曾积极参加剿匪运动。回想起那时的情景，柳永凤又愤怒，又悲痛，秀丽的眼睛里，不觉浮满了泪水。解放以后，本县第一任县委书记，那个庄稼人感到百倍亲切的老政委赵洪云同志，就是在那次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啊！她的当了半辈子金伙子的父亲柳大山，也是那次被国民党匪徒杀害的啊！

为了不致惊动身旁的两个伙伴，柳永凤悄悄抹掉溢出眼眶来的泪水，转过脸去望着绿水悠悠的昌河。河岸那边不远处，是一片葱茂的青山，河下几只老鹅船正在捕鱼，浅灰色的鱼鸬，搦着长翅膀，在鱼船上空飞来盘去，不时发出呷呷的鸣叫。风景如画。面对着这春光中的锦绣山河，柳永凤止不住心潮起伏，思绪翻腾，耳边上响起了老政委赵洪云牺牲前常爱讲的一句话：“无产阶级的江山，来得不容易！”……

这面，华秀英说完了佟祥德，开始介绍区长冷丰标。刚说出冷丰标三个字，柯冰便笑开了：“啥子？冷风飘！哪来这个古里怪气的姓名！”华秀英咯咯笑道：“我说你驴子耳朵，你还不承认！啥子冷风飘？人家叫冷丰标！丰富的丰，标准的标，听懂么？”柯冰故意拖长腔调说：“冷丰标！哦，我懂啦！应该

说丰彩多姿的丰，标标致致的标。他这人，样貌儿定然长得怪漂亮吧？”

华秀英笑着说：“漂不漂亮，见面你就晓得了。”稍停又添补一句：“反正好些姑娘都喜欢他。”

“你也喜欢他，对不对？”

“谨防我撕烂你的嘴巴！”

两个姑娘同声大笑。

华秀英方向盘把握不牢，拖拉机在路上摇摇晃晃，碰着一块石头，震得坐位上的人，腾起几寸高。柯冰慌忙警告：

“当心，当心！莫开下河去啦！”

华秀英留神起来，嘴上说：

“我偏要开到河里去，让你去喂娃娃鱼。哪个叫你爱耍舌头呢！”

柯冰问：“啥子名堂娃娃鱼？”

“娃娃鱼就是娃娃鱼。它长有四只脚，会大声叫唤，叫得象月子里的奶娃娃。”

“你瞎哄人，哪有长着脚的鱼！”

“不光长得有脚，还能爬上河坎来到处走哩！特别是秋天，晚上月亮大，它爱爬到河边岩石包上玩耍，有人说它在赏月。”

“光赏月么，吟不吟诗？”

“吟屁的诗！它鬼头鬼脑的。老远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，便噗通跳下深潭。直到现在，乡里有些迷信的人，还默到它是鬼哩！”

“到底有些风雅派头……”

“啥名堂风雅？那是你书生的看法。它在河里是个十足

的恶霸、骗子，平常潜伏在岩腔边上，一动不动，面前吐出米筛大一团涎痰。小鱼小虾闻到腥味，只当是啥好饮食，游过去便被涎痰网住，它把大嘴巴一张，象收网子一样，连涎痰带鱼虾一下吸到了肚里。如果肚子是饱的，它便不收‘网’，让鱼虾尽量朝上碰，碰得越多越好，等饿了再慢慢吃。”

柯冰听得非常有味，感叹说：“想不到自然界还有如此狡猾的东西，就跟某些人一样。它还有些啥习性？我说你们这儿的娃娃鱼。”华秀英说：“当然有。拢了区上，再给你慢慢讲吧！还可以带你去见两个专门逮娃娃鱼的老渔民，他们比我更晓得。还是回转来谈我们区长冷丰标吧！他这人也称得上是个英雄，今年二十九岁，可听人讲，他党龄有十年啦！解放前在地下入的党。一九五〇年，那次反革命暴乱时，他随同我们这个县原先的老县委书记赵洪云政委一起，还有另外几位同志，到乡下发动群众，在永生桥被敌人突然包围。经过一场恶战，赵政委牺牲了，他被敌人俘虏。敌人要他投降，说不投降，就枪毙。他英勇无畏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把敌人狠狠痛斥一番。敌人没办法，将他关进一个深山洞，不给吃，不给喝，慢慢儿折磨。老冷同志，真不愧是个革命者，在极端危难下，仍继续顽强斗争。后来，他巧妙地杀死了看守他的匪徒，夺得一支步枪，接连消灭几起追捕他的匪徒，终于胜利回到县上。”

柯冰很感兴趣，要华秀英仔细谈谈冷丰标的各个方面。华秀英如数家珍地逐一介绍了冷丰标的工作能力、为人态度、脾气作风，又说：“老冷这个同志硬是好，凡是认得他的人，都很尊重他。哦！忘记跟你讲，他还爱好文学艺术哩！平常写个新闻报道，也是拿手好戏。比方我们区有个高桥乡，高桥乡有个银台农业社，是他抓的点，农业生产很红火，在专区报纸上